

處世秘典



中國醫藥出版社

學 黑 厚

目 录

自序	(5)
一 结论	(6)
二 厚黑学	(8)
三 厚黑经	(13)
四 厚黑传习录	(17)
五 结论	(24)

我对于圣人之怀疑

自序	(25)
我对于圣人之怀疑	(27)

厚黑丛话

自序	(36)
厚黑丛话卷一	(39)
厚黑丛话卷二	(58)
厚黑丛话卷三	(83)
厚黑丛话卷四	(102)
厚黑丛话卷五	(132)
厚黑丛话卷六	(157)

厚黑原理

自序一	(182)
自序二	(183)
一 性灵与磁电	(186)
二 孟荀言性争点	(193)
三 宋儒言性误点	(200)

四	告子言性正确·····	(208)
五	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·····	(220)
六	人事变化之轨道·····	(227)
七	世界进化之轨道·····	(235)
八	达尔文学说之修正·····	(241)
九	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·····	(248)
十	我国古哲学说含有力学原理·····	(255)
十一	经济、政治、外交三者应采用合力主义·····	(266)
	经典实例·····	(271)

目

录

自序

我于民国元年，曾写一文曰《厚黑学》，此后陆陆续续写了些文字，十六年汇刻一册，名曰《宗吾臆谈》，中有一文，曰《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》。十七年扩大之为单行本，曰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。近年复有些新感想，乃将历年所作文字，拆散之，连同新感想，用随笔体裁，融合写之，名曰《厚黑丛话》。自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，每日写一二段，在成都《华西日报》发表，以约有二万字为一卷，每两卷印一单行本，现已写满六卷。我本是闲着无事，随意写来消遣，究竟写若干长，写至何时止，我也无一定计划，如心中高兴，就长期写去，如不高兴，随时都可终止。惟文辞过於散漫，阅者未免生厌，而一般人所最喜欢者，是听我讲厚黑学，因将二十三年北平所印《厚黑学》单行本，略加点窜，重行付印，用供众览。

许多人劝我把《宗吾臆谈》和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重印，我觉得二书有许多地方，应该补充，叫我一一修改，又觉麻烦，因于丛话中，信笔写去，读者只读丛话，即无须再读二书，因二书的说法和应该补充之点，业已融化丛话中了。

十六年刊《宗吾臆谈》，李君澄波，周君雁翔，曾作有序。十七年刊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，吴君毓江，郝君德，姚君勤如，杨君仔耘，均作有序。一并刊列卷首，聊作《厚黑丛话提要》，俾读者知道丛话内容之大概，苟无暇晷，即无须再读丛话。

《宗吾臆谈》和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，业已各检二本，寄存四川图书馆，因忆自非家中尚有数本，撮取来一并邮寄南京、北平及其他图书馆存储，借表现在所写《厚黑丛话》与昔年思想仍属一贯也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李宗吾于成都。

一 结论

我读中国历史，发现了许多罅漏，觉得一部二十四史的成败兴衰，和史臣的论断，是完全相反的；律以圣贤所说的道理，也不符合。我很为诧异，心想古来成功的人，必定有特别的秘诀，出于史臣圣贤之外。我要寻它这个秘诀，苦求不得，后来偶然推想三国时候的人物，不觉恍然大悟，古人成功的秘诀，不过是脸厚心黑罢了。

由此推寻下去，一部二十四史的兴衰成败，这四个字确可以包括无遗；我于是乎作一种诙谐的文字，题名《厚黑学》，分为三卷：上卷厚黑学，中卷厚黑经，下卷厚黑传习录。民国元年三月，在成都《公论日报》上披露出来。那个时候，这种议论，要算顶新奇了，读者哗然。中卷还未登完，我受了朋友的劝告就停止了。不料从此以后，“厚黑学”三字，竟洋溢乎四川，成为普通的名词；我到了一个地方，就有人请讲《厚黑学》，我就原原本本的从头细述。听者无不点头领会，每每叹息道：“我某事的失败，就是不讲厚黑学的缘故。”又有人说：“某人声威赫赫，就是由于《厚黑学》研究得好。”有时遇了不相识的人，彼此问了姓名，他就用一种很惊异的声调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发明厚黑学的李某？”抑或旁人代为介绍道：“他就是发明厚黑学的李宗吾。”更可笑者：学生做国文的时候，竟有用这个名词的，其传播的普遍，也就可以想见了。

我当初本是一种游戏的文字，不料会发生这种影响，我自己也十分诧异，心想这种议论，能受众人的欢迎，一定与心理学有关系。我于是继续研究下去，才知道厚黑学是渊源于性恶说，与王阳明的“致良知”渊源于性善说，其价格是相等的。古人说：“仁义是天性中固有之物。”我说：“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。”阳



明说：“见父自然知孝，见兄自然知弟。”说得头头是道，确凿不移。我说：“小儿见了母亲口中的糕饼，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，在母亲怀中吃东西的时候，见他哥哥来了，自然会用手推他打他。”也说得头头是道，确凿不移。阳明讲学，受一般人欢迎，所以《厚黑学》也受一般人欢迎。

有孟子的性善说，就有荀子的性恶说与之对抗，有王阳明的“致知良”三字，这“厚黑学”三字，也可与之对抗；究竟人性是怎样做起的，我很想把他研究出来，寻些宋、元、明、清讲学的书来看，见他所说的道理，大都是支离穿凿，迂曲难通，令人烦闷欲死。我于是乎把这些书抛开，用研究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心理学，才知道心理学与力学是相通的。我们研究人性，不能断定他是善是恶，犹之研究水火之性质，不能断定他是善是恶一样。

孟子的性善说，荀子的性恶说，俱是一偏之见，我所讲的《厚黑学》，自然是更偏了，其偏的程度，恰与王阳明“致知良”之说相等；读者如果不明了这个道理，认真厚黑起来，是要终归失败的，读者能把我著的《心理与力学》看一下，就自然明白了。但是我们虽不想实行厚黑，也须提防人在我们名下施行厚黑，所以他们的法术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

二 厚黑学

三国英雄，首推曹操，他的特长，全在心子黑：他杀吕伯奢，杀孔融，杀杨修，杀董承伏完，又杀皇后皇子，悍然不顾。他明目张胆的说：“宁我负人，无人负我。”他心子之黑，真是达于极点了。有了这样本事，当然称为一世之雄。

其次要算刘备，他的特长，全在脸皮厚：他依曹操，依吕布，依刘表，依孙权，依袁绍，东窜西走，寄人篱下，恬不为耻；而且生平善哭，做《三国演义》的人，更把他写得维妙维肖，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，对人痛哭一场，立即转败为功。所以俗语有云：“刘备的江山，是哭出来的。”这也是一个大有本事的英雄，他和曹操可称双绝。当着他们煮酒论英雄的时候，一个心子最黑，一个脸皮最厚，一堂对晤，你无奈我何，我无奈你何。环顾袁本初诸人，卑卑不足道，所以曹操说：“天下英雄，惟使君与操耳。”

此外还有一个孙权，他和刘备同盟，并且是郎舅之亲，忽然袭取荆州，把关羽杀了，心子之黑，仿佛曹操；无奈黑不到底，跟着向蜀请和，其黑的程度，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。他与曹操比肩称雄，抗不相下，忽然在曹丕驾下称臣，脸皮之厚，仿佛刘备；无奈厚不到底，跟着与魏绝交，其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逊一点。他虽是黑不如操，厚不如备，却是二者兼备，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。他们三个人，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出来，你不能征服我，我不能征服你，那时候的天下，就不能不分而为三。

后来曹操、刘备、孙权相继死了，司马氏父子乘时而起，他算是受了曹、刘诸人的陶铸，集厚黑学之大成。他能够欺人寡妇孤儿，心子之黑与曹操一样；能够受巾幗之辱，脸皮之厚，还更甚于刘备。我读史见司马懿受巾幗这段事，不禁拍案大叫：“天

下归司马氏矣!”所以到了这个时候，天下就不得不统一，这都是“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”。

诸葛武侯，天下奇才，是三代下第一人，遇着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。他下了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决心，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土地，竟至呕血而死，可见王佐之才，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。

我把他们几个人的事反复研究，就把这千古不传的秘诀发现出来，一部二十四史，可一以贯之。再举楚汉的事来证明一下。

项羽拔山盖世之雄，暗鸣叱咤，千人皆废，为什么身死东城，为天下笑？他失败的原因，韩信所说“妇人之仁，匹夫之勇”两句话包括尽了。“妇人之仁”，是心有所不忍，其病根在心子不黑；“匹夫之勇”，是受不得气，其病根在脸皮不厚。鸿门之宴，项羽和刘邦同坐一席，项羽已经把剑取出来了，只要在刘邦的颈上一划，“太祖高皇帝”的招牌，立刻可以挂出。他偏偏徘徊不忍，竟被刘邦逃走。垓下之败，如果渡过乌江，卷土重来，尚不知“鹿死谁手”。他偏偏说：“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还，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见之？纵彼不言，籍独不愧于心乎？”这些话，真是大错而特错：他一则曰“无面目见人”，再则曰“有愧于心”，究竟敌人的“脸”，是如何做起的，敌人的“心”，是如何生起的？也不略加考察，反说：“此天亡我，非战之罪。”恐怕上天不能任咎。

我们又拿刘邦的本事研究一下。《史记》载，项王谓汉王曰：“天下匈匈数岁，徒以吾两人耳，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。”汉王笑谢曰：“吾宁斗智不斗力。”请问“笑谢”二字从何生出？

刘邦见酈生时，使两女子洗脚，酈生责他倨见长者，他立即缀洗起谢。请问“起谢”二字，又从何生出？还有亲生的父亲，身在垓上，他要分一杯羹，亲生儿女，孝惠鲁元，楚兵追至，他能够推他下车；后来又杀韩信，杀彭越，“鸟尽弓藏，兔死狗

烹”，请问刘邦的心子，是何状态？岂是那“妇人之仁，匹夫之勇”的项羽所能梦见？太史著本纪，只说刘邦隆准龙颜，说项羽是重瞳子，独于二人的脸皮之厚薄，心子之黑白，没有一字提及，未免有愧良史。

刘邦的脸，刘邦的心：比较别人特别不同，可称天纵之圣。黑之一字，真是“生知安行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至于厚字方面，还加了点学力，他的业师，就是三杰中的张良。张良的业师，是圯上老人，他们的衣钵真传，是彰彰可考的；上受书一事，老人种种作用，无非教张良脸皮厚罢了。这个道理，苏东坡的《留侯论》说得很明白。张良是有“凤根”的人，一经指点，言下顿悟，故老人以“王者师”期之，这种无上妙法，断非“钝根”的人所能了解；所以《史记》上说：“良为他人言，皆不省，独沛公善之。良曰，沛公殆天授也。”可见这种学问，全是关乎资质，明师固然难得，好徒弟亦不容易寻找。韩信求封齐王的时候，刘邦几乎误事，全靠他的业师在旁指点，仿佛现在学校中，教师改正学生习题一般。以刘邦的天资，有时还有错误，这种学问的精深，就此可以想见了。

刘邦天资既高，学力又深，把流俗所传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五伦，一一打破，又把礼义廉耻扫除净尽，所以能够平荡群雄，统一海内。一直经过了四百几十年，他那厚黑的馀气，方才消灭，汉家的系统，于是乎才断绝了。

楚汉的时候，有一个人，脸皮最厚，心子不黑，终归失败。此人为谁？就是人人知道的韩信。胯下之辱，他能够忍受，厚的程度，是不在刘邦之下；无奈对于“黑”字，欠了研究。他为齐王时，果能听蒯通的话，当然贵不可言，他偏偏系念着刘邦“解衣推食”的恩惠，冒冒昧昧的说：“衣人之衣者，怀人之忧；食人之食者，死人之事。”后来长乐钟室，身首异处，夷及三族，真是咎由自取。他讥诮项羽是“妇人之仁”，可见“心子不黑，



作事是要失败”这个大原则，他本来也是知道的；但他自己在这里失败。“非知之艰，行之维艰”，这也怪韩信不得。

同时又有一人，心子最黑，”脸皮不厚，也归失败。此人也是人人知道的，姓范名增。刘邦破咸阳，系子婴，还军坝上，秋毫不犯，范增千方百计，总想把他置之死地，心子之黑，也同刘邦仿佛；无奈脸皮不厚，受不得气。汉用陈平计，间疏楚君臣，增大怒而去，归未至彭城，疽发背死。大凡做大事的人，那有动辄生气的道理？”增不去，项羽不亡。”他若能隐忍一下，刘邦的破绽很多，随便都可以攻进去，他偏忿然求去，把自己的老命和项羽的江山一齐送掉；因小不忍，坏了大事，苏东坡还称他是“人杰”，未免过誉！

据上面的研究，《厚黑学》这种学问，法子很简单，用起来却很神妙，小用小效，大用大效。刘邦、司马懿把它学完了，就统一天下；曹操、刘备各得一偏，也能称孤道寡，割据争雄；韩信、范增，也是各得一偏，不幸生不逢辰，偏偏与厚黑兼全的刘邦并世而生，以致同归失败。但，他们在生的时候，凭着一得之长，博取王侯将相，炫赫一时；身死之后，史传中也占了一席之地；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，大家都津津乐道：可见厚黑学终是不负人的。

上天生人，给我们一张脸，而厚即在其中，给我们一个心，而黑即在其中。从表面上看去，广不数寸，大不盈掬，好像了无奇异，但，若精密的考察，就知道它的“厚”是无限的，它的“黑”是无比的。凡是人世的功名富贵，宫室妻妾，衣服舆马，无一不从这区区之地出来。造物生人的奇妙，真是不可思议；钝根众生，身有至宝，弃而不用，可谓天下之大愚。

黑厚学共分三步工夫。起初的脸皮，好像一张纸，由分而寸，而尺，而丈，就“厚如城墙”了；最初心子的颜色，作乳白状，由乳色而灰色，而青蓝色，再进就“黑如煤炭”了。到了这

个境界，只能算初步工夫。因为城墙虽厚，轰以大炮，还是有打破的可能；煤炭虽黑，但，颜色讨厌，众人都不愿挨近它，所以只算初步的工夫。

第二步是“厚而硬，黑而亮”。深于厚学的人，任你如何攻打，他一点不动，刘备就是这类人，连曹操都把他没有办法；深于黑学的人，如退光漆招牌，越是黑，买主越多，曹操就是这类人。他是著名的黑心子，然而中原名流倾心归服，这就是退光漆的亮招牌，可以招到很多的买主。人能够造到第二步固然同第一步有天渊之别，但还着了迹象，有形有色，所以曹刘的本事，我们一着眼就看出来了。

第三步是“厚而无形，黑而无色”。至厚至黑，天下后世，皆以为不厚不黑，这个境界，很不容易造到，只好在古之大圣大贤中去寻求。有人问：“这种学问，那有这样精深？”我说：“儒家的中庸，要讲到‘无声无真’，方能终，学止佛的人，要到‘菩提无树，明镜非台’才算证果，何况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，当然要到‘无形无色’才算止境。”

总之，由三代以至于今，王侯将相，豪杰圣贤，不可胜数，苟其事之有成，何一不出于此？书册具在，事实难诬，读者倘能本我指示的途径，自去搜寻，自然左右逢源，头头是道。

三 厚黑经

李宗吾曰：“不薄之谓厚，不白之谓黑。厚者天下之厚脸皮，黑者天下之黑心子。此篇乃古人传授心法，宗吾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笔之于书，以授世人。其书始言厚黑，中散为万事，末复合写厚黑。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面与心。其味无穷，皆实学也。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，则终身用之，有不能尽者矣。”

“天命之谓厚黑，率厚黑之谓道，修厚黑之谓教；厚黑也者，不得须臾离也，可离非厚黑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，恐惧乎其所不黑，莫险乎薄，莫危乎白，是以君子必厚黑也。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，发而无顾忌，谓之黑。厚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黑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厚黑，天地畏焉，鬼神惧焉。”

右第一章，宗吾述古人不传之秘以立言，首明厚黑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，其实厚黑备已于而不可离，次言存养厚黑之要，终言厚黑功化之极。盖欲学者于此，反求诸身而自得之，以去夫外诱之仁义，而充其本然之厚黑。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。以下各章，杂引宗吾之言，以终此章之义。

宗吾曰：“厚黑之道，易而难。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焉；及其至也，虽曹、刘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虽曹、刘亦有所不能焉。厚黑之大，曹刘犹有所憾，而况于世人乎！”

宗吾曰：“人皆曰予黑，骗而纳诸煤炭之中，而不能一色也；人皆曰予厚，遇乎炮弹，而不能不破也。”

宗吾曰：“厚黑之道，本诸身，征诸众人，考诸三王而不缪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”

宗吾曰：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厚黑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？”

宗吾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厚黑者而从之，其不厚黑者而改之。”

宗吾曰：“天生厚黑于予，世人其如予何？”

宗吾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厚黑如宗吾者焉，不如宗吾之明说也。”

宗吾曰：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厚黑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

宗吾曰：“如有项羽之才之美，使厚且黑，刘邦不足观也已！”

宗吾曰：“厚黑之人，能得千乘之国；苟不厚黑，箪食豆羹不可得。”

宗吾曰：“五谷者，种之美者也，苟为不熟，不如羹稗；夫厚黑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”

宗吾曰：“道学先生，厚黑贼也。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洁，众皆悦之，自以为是，而不可与人曹刘之道，故曰：厚黑之贼也。”

宗吾曰：“无惑乎人之不厚黑也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见人讲厚黑亦罕矣！吾退而道学先生至矣！吾其如道学先生何哉？今夫厚黑之为道，大道也，不专心致志，则不得也。宗吾发明厚黑学者也，使宗吾诲二人厚黑，其一人专心致志，惟宗吾之为听，一人虽听之，一心以为有道学先生将至，思窃圣贤之名而居之，则虽与之俱学，弗若之矣！为其资质弗若欺？曰：非也。”

宗吾曰：“有失败之事于此，君子必自反也，我必不厚；其自反而厚矣，而失败犹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，我必不黑；其自反而黑矣，其失败犹是也，君子曰：反对我者，是亦妄人也已矣！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！用厚黑以杀禽兽，又何难焉？”

宗吾曰：“厚黑之道，高矣美矣？宜若登天然，而未尝不可

几及也。譬如行远，必自迩，譬如登高，必自卑；身不厚黑，不能行于妻子，使人不以厚黑，不能行于妻子。”

我著厚黑经，意在使初学的人便于讽诵，以免遗忘。不过有些道理，太深奥了，我就于经文上下加以说明。

宗吾曰：“不曰厚乎，磨而不薄；不曰黑乎，洗而不白。”后来我改为：“不曰厚乎，越磨越厚；不曰黑乎，越洗越黑。”有人问我：“世间那有这种东西？”我说：“手足的茧疤，是越磨越厚；沾了泥土尘埃的煤炭，是越洗越黑。”人的面皮很薄，慢慢的磨练，就渐渐的加厚了；人的心，生来是黑的，遇着讲因果的人，讲理学的人，拿些道德仁义蒙在上面，才不会黑，假如把他洗去了，黑的本体自然出现。

宗吾曰：“厚黑者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天生庶民，有厚有黑，民之秉彝，好是厚黑。”这是可以试验的。随便找一个当母亲的，把她亲生孩子抱着吃饭，小孩见了母亲手中的碗，就伸手去拖，如不提防，就会被他打烂；母亲手中拿着糕饼，他一见就伸手来拿，如果母亲不给他，把糕饼放在自己口中，他就会伸手把母亲口中糕饼取出，放在他自己的口中。又如小孩坐在母亲的怀中吃奶或者吃饼的时候，哥哥走至面前，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。这些事都是“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”的，这即是“良知良能”了。把这种“良知良能”扩充出去，就可建立惊天动地的事业。唐太宗杀他的哥哥建成，杀他的弟弟元吉，又把建成和元吉的儿子全行杀死，把元吉的妃子纳入后宫，又逼着父亲把天下让与他。他这种举动，全是把当小孩时，抢母亲口中糕饼和推哥哥、打哥哥那种“良知良能”扩充出来的。普通人，有了这种“良知良能”不知道扩充，惟有唐太宗把它扩充了，所以他就成为千古的英雄。故宗吾曰：“口之于味也，有同耆焉；耳之于声也，有同听焉；目之于色也，有同美焉。于至而与心，独无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，何也？谓厚也，黑也。英雄特扩充我面与

心之所同然耳。”

厚黑这个道理，很明白的摆在面前，不论什么人都可见到，不过刚刚一见到，就被感应篇、阴鹭文或道学先生的学说压伏下去了。故宗吾曰：“牛山之木尝美矣，斧斤伐之，非无萌孽之生焉；牛羊又从而牧之，是以若彼其濯濯也。虽存乎人者，岂无厚与黑哉！其所以摧残其厚黑者，亦犹斧斤之于木也，旦旦而伐之，则其厚黑不足以存。厚黑不足以存，则欲为英雄也难矣！人见其不能为英雄也，而以为未尝有厚黑焉，是岂人之情也哉？故苟得其养，厚黑日长；苟失其养，厚黑日消。”

宗吾曰：“小孩见母亲口中有糕饼，皆知抢而夺之矣，人能充其抢母亲口中糕饼之心，而厚黑不可胜用也，足以为英雄为豪杰。是之谓‘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’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保身体，是之谓‘自暴自弃’。”

有一种天资绝高的人，他自己明白这个道理，就实力奉行，秘不告人。又有一种人资质鲁钝的人，已经走人这个途径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故宗吾曰：“行之而不著焉，习矣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，而不知厚黑者众也。”

世间学说，每每误人，惟有厚黑学绝不会误人，就是走到了山穷水尽，当乞丐的时候，讨口，也比别人多讨点饭。故宗吾曰：“自大总统以至于乞儿，壹是皆以厚黑为本。”

厚黑学博大精深，有志此道者，必须专心致志，学过一年，才能应用，学过三年，才能大成。故宗吾曰：“苟有学厚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